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四

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麟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鈴

校對官助教

臣

沈培

謄錄監生

臣

董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卷四上

宋 朱子 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伊川解曰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又語錄曰述而不作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范白夫子之於六經未嘗有作焉皆述也信聖人不

欺後世故能好古不信則不能好也堯舜稽古亦述而已矣亦信而已矣竊比於我老彭所以尊古人言不自我始也人君豈可不以先王為法哉

呂曰老聃彭祖殷周之老成人二者皆老彭之事故孔子取之

謝曰事有述有作至於道則無述作之殊時有古有今至於道則無古今之變夫子謂二三子之意以為我既聖矣恐其矜已而造異也其義若曰我何以異

於人哉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自比於老彭耳彭之為人不可考其誰何要之必其則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

楊曰孔子於我老彭不同道而竊自比之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已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有作與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

有謂之作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竊取之於是三者加損焉蓋亦述之而已矣  
尹曰老彭不可考也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亦然  
信古而傳述之不敢當作者云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伊川解曰默識而無厭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於我哉  
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  
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以仁智而言也又語錄曰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范曰聖人之於言皆不得已默而識之者不言而喻也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三者皆進德而已故夫子自以為有之

呂曰默識所以存諸心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

所以成諸人合内外物我之道也我之道舍是三者復何所有

謝曰識非知識之識乃誌識之識默而識之猶曰默而不忘也蓋人之於道有所見所聞或終身誦之者可謂好矣非默而識之有書諸紳者矣非默而識之蓋已與道未免爲二物也至於默而識之神與道契譬猶以水投水方且滿意自得何暇發於言語之間哉此道聽塗說聖人不罪其掠美攘善特哀其德之

棄也學不厭誨不倦子貢常論之矣

楊曰默而識之蓋有言意之所不能及者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仁且智則旣聖矣是乃所以爲夫子也

尹曰默識而心通力學而日新勤以教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則而效之入德之序也充而至之則聖人矣曰何有於我是以勉學者云耳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伊川解曰憂如是則德日新矣

范曰德必修而後進學必講而後明徙義以崇德改過以修慝憂此四者所以為人法也

謝曰見道易惟修德然後可以得道言道易惟講學然後可以明道聞義不能從與不聞同不善不能改則安於自棄矣此四者自衆人觀之亦豈為顯過哉聖人則以為終於此而已此非聖人之憂也與孟子

所謂飽食煖衣佚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其意同  
楊曰德之不修則無以誠身學之不講則無以明善  
明乎善矣而勇不足以行之則難於進德矣是宜憂  
也

尹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  
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至之聖人猶憂之  
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伊川解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 又語錄  
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  
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  
夭夭字今人不急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  
字不得急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聖人便  
自有中和之氣或問人之燕居形氣急惰而心不慢  
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來緜氏問  
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須恭敬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尹和靖言親見先生稱道劉蕡夫如此非呂與叔也  
范曰申申舒遲也夭夭和樂也申以言其體夭以言  
其心君子之行惟敬與和而已在外則敬在內則和  
此以進德而不已也

呂曰申申舒而不至於倨夭夭屈而不失其和皆溫  
舒之貌

謝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形蓋周旋中禮者

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

楊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

尹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伊川解曰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

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又語錄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傅說如何曰此誠意所感故形於夢或曰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無害乎曰雖是善事心亦動也凡事有兆朕入夢者無害捨此皆妄動曰孔

子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周道之不可行不復夢見也或問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否孔子昔嘗夢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耳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非聖人曰聖人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聖人夢異於此高宗夢傅說真有傅說在傅巖也

橫渠曰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  
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從心莫如夢見周公  
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  
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吾衰者老將至而道不行也 又曰孔子習周  
公蓋常欲天下如周公之盛復夢見猶不可得而况  
於目覩之乎聞時之不復興也

謝曰聖人開物成務誠不厭健不息不以愛身而自